

浮华背后

张欣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1949-2009
共和国作家文库

共和国作家文库

长篇小说

浮华背后

I247.5/705+8

浮华背后

作家出版社
张欣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华背后/张欣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9.8
(共和国作家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874 - 4

I. 浮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34504 号

浮华背后

作 者: 张 欣

责任编辑: 张亚丽 刘 意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160 千

印张: 12.25

插页: 4

版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874 - 4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出版说明

中国巨轮，乘风破浪，高歌猛进，短短六十载，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。中国文学，风起云涌，蒸蒸日上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家力作迭出，同样令世人瞩目。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，我社启动“共和国作家文库”大型文学工程，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，以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，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、历史进程、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，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、勇敢实践、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。这套文库，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，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。我们同时相信，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、更加绚丽。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、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、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。

作家出版社

自序

我没有颠覆别人的能力，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是颠覆自己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对自己的创作持怀疑态度，这倒不是因为评论界的不屑一顾，也不是因为不属于任何流派，我还没有那么深重的编队意识，从而找到归宿感。我只是希望自己写得更好，更少的人为色彩，纯朴，自然，同时又能抚慰人的心灵。

想，可以无比高远，看，却又触手可及。我觉得小说是一种个人的感悟，其实阅读也是很个人化的。与你有相同经历和认知的人就会去读你的作品，不同道者不相谋，他会及时地走开，这是非常自然的事。只因为对自己有要求，便有一种无形的压力，而这压力也不是来自于读者。

我是突然有一天，觉得小说应该那样写，那是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有点像在迷宫一般的走廊里走着走着，走了很长时间，冷不丁推门竟撞进了一间大房子里，很通透的那种房子。

驾轻就熟的写作会比较轻松自如，但是改变和不同却是难而又难的事，因为可能提高，也有可能惨败。写作给我很多愉快，但最深厚的痛苦也来源于内心的焦虑，不见得是突破，但一定是改变。

人是善恶的混合体，甚至善恶互为因果，好人犯错误是最让

人痛心疾首的，常常比真善美的东西更让人掩卷沉思。《浮华背后》我用的是反推，其实写小说也需要逆向思维，人高兴的时候会开怀大笑，但也会喜极而泣，极度悲伤会大哭，但也会突然笑起来，对命运所开的玩笑，不可思议。在一个事件中明显是劣势的人，她其实同我们一样，情感是共通的，不见得坏到哪去，或者说坏得有理由，坏得可信。一个貌似优雅的俗人，可以变得很坚强，很固执，不为自己的幸福而放弃原则。生活本身就难以预料。

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知道不美的东西有美的因素，有英雄行为的人未必是英雄。很多时候，写作的经验来自生活的经验，因而体验不可或缺。

首先是先活明白。

那是一间维多利亚式的极其宽敞的房子，三面墙均是顶天立地的穿衣镜，配套的软缎沙发也是维多利亚式的，黯淡的酒红色中深藏秋香色的细密花纹，似乎也藏着许多香艳无比且年代久远的嫔妃故事。梳妆台却是红木的，简约的明代遗风，一尘不染的与穿衣镜相映生辉。

最讲究的是挂衣钩，檀木打制的仙鹤，细长的脖子向高处伸展，造型的确有点夸张，但这是一个试衣间，挂衣钩应该比梳妆台重要，你没有办法忽视它，除了外形美观，还淡淡飘动着似有似无的暗香。

莫亿亿捧着一件“阿曼尼”晚礼服倒在沙发上，她闭上眼睛，幸福得几乎窒息。她很怕自己是灰姑娘，十二点的钟声一响，睁开眼睛便已回到自己那个破家，她家的那个厅还不及这个高级的试衣间大，尽管收拾得还算干净，但是家具陈旧而过时，马赛克的地面让她总是想起厕所。

穷人是没有想象力的，所以这儿让她有点眩晕。

她手上的那件名牌拖地裙是淡烟薄雾般的紫灰，犹如一片雨天的云。

她现在才知道，越是高级的名牌时装越没有设计的痕迹，譬如这件号称在香港独一无二的“阿曼尼”，刚才还在华美的橱窗里傲视

红尘，它无领无袖也无肩，紧紧的上身缀满碎钻和珍珠，纤细的腰下是蓬松的纱裙，长长的拖在身后。与它相配的还有同样是灰缎的一双高跟鞋和一只小手袋，亿亿暗吸一口冷气，险些惊叫出来，除了晚礼服惊心动魄的美，还因为十二万港币的价格牌。

亿亿没有试衣，以她修长的模特身材穿上这条长裙，效果不会比橱窗里的假人差，这她知道。她要利用试衣的时间，细细地品味一下梦想成真的寸寸光阴。

她认识这个彭卓童还不到一星期，那是在一夜情酒吧。这个吧在城中闹市区少有的一块高坡上，细窄而陡峭的台阶让人想到无限风光就在这个酒吧里。大门是埃及风格，金字塔的颜色，里面布置得像原始森林，一半室内一半露天，除了阴森一点，并没有什么特别，只因有些演艺界的人士偶尔在这里聚会，便开始声名鹊起，使许多自认为前卫的酷男辣妹趋之若鹜。亿亿也是跟演艺界的人士来喝酒，但她只不过是一个三线小星，演那些怎么演观众也认不出她来的小角色。最露脸的一次是新近刚刚上演的电视剧《火凤》，她演女主角的前身，在第三集就被烧死了，后来女主角重新转世，演绎了一系列小市民拍手称快的复仇故事，当然这与她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

亿亿并没有注意周围的人，事实上，他们在哪里哪里就是焦点，虽然她不是风头最劲的那一个。

酒吧里的灯突然熄灭了，黑暗中年轻人开始鬼哭狼嚎，也有人放肆地怪笑，总之可以尽情宣泄，这也是一夜情酒吧的独到之处，不失时机的漆黑三十秒，让你做偷吻那种“见光死”的衰事。

一只大手握住了亿亿，引领着她往外走。亿亿以为同行中的男孩恶作剧，他们也是很能闹的，所以她一路笑一路磕磕绊绊地在黑暗中穿行，不知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去。光明再度来临的时候，面前出现一张贪玩而又漫不经心的脸，这个年轻的男人算得上风神俊朗，头发干净、爽滑而又富于弹性，虽不是眼带桃花却总有那么一点坏，

又坏得让人不忍拒绝。

他身材高大，并不是孔武健壮那种，而是匀称，一切都恰到好处，宽肩，长腿，包括他性感的喉结和修长的手指。他穿一身CK的休闲装，方达色，看上去精力充沛。

他重新伸出手来，“我叫彭卓童。”

“莫亿亿。”

“我看过你演的电视剧。”

亿亿叹道：“先出，先死，站两边。”

卓童大笑，笑够了才说：“怎么叫这个名字？”

“小时叫一一，妈希望我相貌才艺都是第一。第一有什么用？多点钱是真。”

卓童又笑，亿亿心想，有那么好笑吗？便迟疑道：“你找我干什么？不是让我签名吧？”

“为什么不！”卓童摸遍全身也找不到一张纸，便拉过衣袖，让亿亿把名字签在上面。亿亿挥笔写道：一个万人瞩目的名字：莫亿亿。她平时练签名总是这么一串。彭卓童提醒她说：“还有电话号码。”亿亿略觉不妥，但毕竟这是第一个找自己签名的人，还是写上了移动电话的号码。

亿亿觉得自己真是没有心肝，与剧虎谈恋爱，若即若离也有三年了，可是跟彭卓童只认识三天，人整个疯掉了。

剧虎不是不好，他就是太好了，形象太健康，爱看书，爱钻研，又知书达理讲礼貌，没有缺点。

简直就像一部老爷车那么齐备、稳妥，只是年轻轻的就那么“自来旧”。他给亿亿写的情书，不加说明地给女朋友过目，女友便说，你阿叔怎么这么老土啊?! 还教你做人的道理，他自己一把岁数，活明白没有啊?!

卓童是疯狂过山车，分分钟钟带给你刺激和惊喜。

她知道不能耽搁得太久，便收起遐想，慢慢地睁开眼睛，还好，

遗韵无限的试衣间没有丝毫的改变，还是那样美轮美奂，这令她颇感快慰。于是，她小心翼翼地捧起阿曼尼，走了出去。

彭卓童正在打电话，口气又狠又无所谓，是他独有的风格：“……抓住了?! 把他给我杀了! 当然砍脖子，放血，斩成一碌一碌的。”见到亿亿出来，卓童扬起一根眉毛，算是询问裙子是否合适? 亿亿用力地点头，他便对销售小姐做了一个包起来的手势，小姐们大梦初醒般地殷勤起来，领班的黑制服双手接过他递上来的金卡。

卓童收了线，亿亿问道：“杀谁?”

“杀谁? 杀穿山甲，我叫他们做血饭给我们吃，凉血清毒的。”

亿亿也笑了，“吃保护动物啊?!”

“没办法，我可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。”

“你不是说今天上船吗?”

“晚上才去，八点整是船长晚宴，绝对不能错过。”

“可是旅客须知上说，狮子星号下午三点就离港，现在已经一点多了。”

卓童笑笑：“你怎么跟我妈似的? 走吧。”

他拉起亿亿的手，他们快乐得脚底生风，像鱼一样，在繁华香港的密集人流中游来游去。“我们坐‘叮当’吧。”卓童这样提议。这就是卓童，花十二万元买裙子，却花二元硬币坐巴士，他不是一个刻意的人，满脑子即兴的新花样。如果是跟剧虎出去玩，他会提前两个礼拜写出计划书，细节比旅行社交代的还周密。亿亿最记得跟他去看电影，不到十个人的场子他非要对号入座，“如果发生纠纷，我们会很被动。”剧虎这样解释，亿亿无名火起：“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纠纷!”

他们跳上一辆叮当作响的巴士，亿亿站不稳，身体随着巴士转弯而摇晃，卓童伸出一只手，揽住亿亿细细的腰。他们相视一笑。

照说，卓童身边的美女虽不像车轮滚滚般转换，至少也是不乏其人的。但什么也挡不住一见钟情的爆发力，那天在一夜情酒吧，

卓童被一个女孩儿吸引，她穿一个党旗做的红肚兜，鲜亮鲜亮的，镰刀斧头交叉在胸口。她身上别无饰物，惟有一头浓密的黑发，瀑布般地垂淌下来，已最好地衬托出她乖巧的面容：细致的皮肤，性感的嘴唇，直眉，略显茫然的眼神。身材更是无可挑剔。她的美在于她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可人。可能是还没有蹿红吧，她虽醒目但一点也不张扬，举止随意，一副没有心机的样子。这一切都令卓童深深地陶醉。

他问身边的朋友，怎么这个女孩这么面熟？别人便告诉他，莫亿亿嘛，演过什么什么。他依稀找回一点印象，但她可是一点也不上镜，在那些不知所云的电视剧里，脸宽出来一截不说，还有点犯呆，演得越卖力越傻，因为在戏里也不是什么站得住的角色，怎么想也想不到生活中的她是这个样子，出位但不招摇，胳膊上有一个匕首插心的贴纸，安静里藏着调皮。

卓童觉得亿亿比他想象中的女友还要完美。

那个吃穿山甲的大排档简陋不堪，老板又瘦又高，脸上总保持着一种暧昧的笑容。他的柜台上立着几个巨大的透明的广口瓶，里面全部是各色蛇酒，那些死了的蛇依旧体态饱满，皮纹清晰，面目狰狞地盘在瓶内，以示雄风。亿亿总觉得广东人说这个壮阳那个大补，可是他们自己干干瘪瘪实在没什么说服力，再说这种说法有什么科学根据吗？！

卓童在香港的朋友很多，亿亿都有点搞不清谁是谁。卓童提了一个名字，老板的笑容顿时就变得特别由衷，说某公子早就来了，而且你们的汤已经煲了整整七个钟头，并亲自领着他们上楼。木制的楼梯不仅斑驳得裸露出原木，而且还摇摇欲坠，每一脚都是踏空的感觉。亿亿心想，吃这种遭天谴的东西，没准房子就塌了，似乎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。不过门口的一大排靓车无言地表明，这里一定是美食当前，诚愿屈尊。

她打开衣柜，发现她的休闲装都没有熨烫妥帖，菜干一样地挂在那里，备受冷落。她不喜欢穿休闲装，一穿就酷似在下岗一条街上摆摊的那些人。可她穿套装就变得非常干练，而且有品位。尤其是穿西装，打领带，那是相当有气派的，她是那种少有的女人男装会显得更有特色的典范。

杜党生是W市的海关关长，一听她的名字就知道她是一个苦孩子，后来共产党给了她新生。也的确是这么回事，她出生在贫苦农民的家里，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。在那个连大人都自身难保的艰难岁月，因为家乡发大水，紧急之中，父母亲紧紧地抱住弟弟，而把年幼的她包在一条破棉絮里放进一只大木盆，推向一片汪洋，这等于是听天由命让她自己择生了。这是个命大的孩子，后来在惊险的漂泊中被一个铁路工人救起，可是她的父母弟弟却从此杳无音信。

她被送到了福利院，在那里读书，长大。她所受到的全部教育就是要比父母双全的孩子更努力，成材之后报效党和祖国。

可以说任何一个时期，她都是党的好孩子。党说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，她看也没看过一眼花衣裳；党提倡晚婚，她二十九岁结婚还一百个不情愿；庆祝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和打倒“四人帮”时她都在大街上扭秧歌；她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报告团，从《党啊，你就是我的亲生父母》，一直讲到《三讲，讲要比不讲好》。

如今她也保持着这一优秀素质。今天是市里的全民健身日，政府官员这一天上班要穿休闲装，下班以后要去打打什么球。杜党生自然是积极响应号召的，除了习惯之外，这类活动也会让她很自然地回忆起年轻时代的光辉历程。对于以往的岁月，即便是有无数的荒谬和错误，因为无条件地融进了自己的青春和热情，仍会残留着一路行来的熟悉与温馨。她喜欢这种感觉。

杜党生决定用吃早饭的时间把休闲装熨好，她都来不及架好熨

衣板，而是插上熨斗的电源，在餐桌上大刀阔斧地熨起衣服来。

她家一直是有保姆的，家人和外人都叫她湘姨，孩子们唤她婆婆，这是一个非常利索、能干的湖南老人，来家时也才四十多岁，一手带大了杜党生的儿子卓童和女儿卓晴，最终成为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。甚至杜党生也在湘姨那里寻找到了母爱，建立了血亲之外的血亲般的感情。直到湘姨老了，也没离开彭家，她有些脑萎缩，做事糊里糊涂，没有记性。杜党生不放心她回到农村去，便把她送进了养老院。无论工作多忙都会抽时间去看她，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也都不怀疑杜党生是湘姨的亲生女儿。

年轻的小保姆，杜党生一个也看不上，老实的就笨，能把人给急死；不老实的穿着高跟鞋，戴着镀金戒指，真不知道是来当保姆还是来做客的。家里也就再没有请人。

衣服很快就熨好了，尚有余温，杜党生已经穿上在镜子前面照了一圈，怎么看都像一个卖菜的大婶。然而她来不及多想，便急急忙忙出了家门。

一辆黑色的丰田轿车静静地停在路边，见到杜党生从楼里出来，她的司机捞仔急忙从驾驶座上出来给她开车门。捞仔是一个醒目的年轻人，南方人特有的面容，而且南方人也爱叫什么虾仔捞仔的，小虾米好养，一生有的捞最好。

见到杜党生这一身打扮，捞仔笑道：“杜关，我差点没认出你来呢！”这边的人喜欢省略，譬如杨局，丁处，王科，听着也亲切一些。

“我这个人就不能穿什么休闲装。”

“不不不，至少年轻了五岁。”

这当然是一句恭维话，杜党生没有做声，捞仔啪的一声关上车门，而后熟练地打着引擎，轿车平稳地向前滑去。明明知道是恭维话，听着也还是舒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杜党生已经习惯这种舒服了。她周围的人都是很“识做”的，有谁不那么听话，就会像一块三角砖似的，硌着她不舒服。整个海关大楼需要多少砖？哪一块不

被她修理得四四方方，平平整整？这是她认为至关重要的一件事。多少年来，杜党生在每一个位置上都坐得稳稳的，她不需要什么和气、亲民的虚名。

有些东西，她也并非视而不见。像捞仔刚来的时候，那也是穷嗖嗖的，有时她开会超过吃饭时间，捞仔连盒饭都不舍得吃，只随便买两个菠萝包充饥。可是现在你再看看他，脖子上的金链子有小手指那么粗，头发吹成了喷气式，手表也换成白金劳力士了，“白捞”是个好兆头的词。杜党生很清楚，有无数的人想跟她拉上关系，而找到捞仔就等于找到了她，而且知道她在干什么，忙不忙，心情怎么样，适不适合谈事情。这些信息本身就是千金难买的，所以有人巴结捞仔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。

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金无足赤，水清无鱼，捞仔能干，又很忠实于她，同时是她的千里眼、顺风耳。她坐的位置太高，被架空被颠覆那也不足为奇。政治斗争太无情了，有什么对错？只有输赢。既然她需要捞仔，就不能指望他两袖清风。如果捞仔什么都捞不着，那他一定会闷头开车，一句话都不说。想一想孰重孰轻，杜党生闭上了眼睛，在微微的晃动中养起神来。

在这个连情人都靠不住的年代，你能指望一个司机什么？能捞能干那就算是有情有义的了。

捞仔很有眼风地关掉了车内的音响，轮胎擦地的沙沙声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，这声音单调而且催眠。过了大概五分钟的样子，他从后视镜里两次看了看老板，还是忍不住开口道：

“该找的地方我都找过了，哪儿都没有卓童。”

杜党生睁开眼睛，生气道：“他就是喜欢神出鬼没的，到处给我惹事！还把呼机手机都关上，他明明知道找不到他我会着急！”

“不过每回都是，没消息反而没事……”

“他最近都在哪里混？”

“我只听说他在一夜情酒吧认识了一个小影星，而且有点陷进去了。”

杜党生哼了一声，没有说话，她从来不相信儿子会有什么陷进去的事，她太了解自己的宝贝儿子了。早在他读大三的时候，突然迷上了摇滚乐，便旷课，不交作业，不参加考试，疯了一样地抱着电吉他，和一伙长头发的男孩，声嘶力竭地不知吼什么，总之跟抽风了一样，痛苦得不得了。

名牌高校的学生会其实有自己的艺术中心，也有一个“飘散在风中”乐队，以校园歌曲和流行音乐为主。但这吸引不了卓童，他管他们叫老陈醋乐队，因为他们尽搞一些花开花落树下草地之类的东西，卓童烦还来不及呢。他参加的是一个叫什么“摇啊摇”的摇滚乐队，他喜欢泡在那里，可以呐喊和怒吼，可以尽情发泄内心不可名状的郁闷。学校开除他以后，便正式成为那里的歌手加吉他手。

在这之前，杜党生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是摇滚乐，就是因为彭卓童，她算是开了眼，搞明白了唐朝、新四军是什么东西，同时也闹清楚了摇滚乐就是没饭吃的代名词。

根本没有人欣赏他们，在哪里都一样，没有市场便没有生命，他们的那些家什并不便宜，都是手心向上跟父母要的，家里只要一掐断经济来源他们便死路一条。杜党生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一想到他将这么半疯半傻地摇一辈子，简直就是透心凉。她决定不给卓童一分钱，同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到学校去重新活动了一个学位，苦劝卓童返校。

卓童不仅不回校，反而离家出走，跟着摇啊摇的人住进了地下室，没人请他们演出，他们就去酒吧给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歌手伴奏，挣钱吃饭，外加坚持他们的艺术之路。

无名歌手才赚几个钱?!更不要提站在一侧伴奏的了。

那天是晓丹来找她，她说杜阿姨，你还是支持卓童搞音乐吧，我去地下室看他，他饿得用夜总会偷来的方糖冲水喝。晓丹说到这里，眼圈都红了，她是杜党生的老熟人，公安局局长凌向权的女儿。

当时杜党生的心里也不好受，想不到卓童会这么又臭又硬。晓丹又说，卓童的艺术感觉好极了，说不定一不留神就成了崔健。杜党生说，谁是崔健？

时代发展到今天，杜党生觉得自己就是脱了鞋子跑，那也是追赶不上的。最终，杜党生极其困难地说服了自己，同意让儿子往音乐上发展。她不仅为儿子，而且为摇啊摇乐队花了一屁股钱，结果这个团解散了，其中有两个人人家唐朝想要，卓童是之一，卓童却兴趣索然，再也不摸吉他了。

晃荡了一段时间，卓童又迷上了收集古钱币，他也不知在哪儿认识了一个根本就是盲流的人，那个人从四川到W市来贩卖银元，然后又把卓童带去了四川，半年之后他回到家时，就像从神农架里走出来的野人。他如数家珍般地向母亲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古钱币，而杜党生的眼睛一直就没有离开儿子满头满脸的胡子长发，嘴里来来回回只会说，回来了就好！回来了就好！

这样的事不胜枚举，对女孩子他就连五分钟的热气都没有，顶多三分钟吧。也就是凌晓丹了解他，还留在他的身边。那些小星星，还不是等到天一亮，便在卓童的那一片天空中消失得干干净净。

.....

“他可能是出境了，”捞仔继续说道，“我还去了车库，他的车停在那好几天了。”

这也是杜党生头痛的一件事。卓童现在住的三房一厅倒是她找关系买的，但是车，那么名贵的积架房车却是别人借给他开的，说是借，还不就是送给他玩的。这还不算，还有人送他金卡让他消费。卓童对钱是没有概念的，只要有就敢花，全然不记得他喝方糖水时的艰辛。这种生活对他不会有任何好处，他只会更加一事无成。

凌向权没儿子，对卓童也是倍加宠爱，又给他搞了香港多次往返的证件。杜党生猜也猜得出卓童去了哪里。

杜党生第一次去香港时就对那里印象不好，她曾对好几个人说

过，有人说去了香港三天就会学坏，我看一天就够了。她真的是这么认为，那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以及声色犬马，一下子就能把人的世界观改变。所以她并不希望儿子总往那儿跑。

.....

不知不觉之中，丰田轿车平稳地停下了，杜党生这才从纷乱的思绪中走了出来。举目望去，威严而雄伟的海关大楼已经屹立在她的面前。

当直升飞机徐徐降落在狮子星号的停机平台时，海上已是风平浪静，夜幕低垂。这是一艘亚太区首屈一指的顶级豪华邮轮，排水量七万六千八百吨，船身长二百六十八米，高十三层，总造价三亿五千万美金，是现代版的“泰坦尼克”号。

亿亿被眼前这座不夜城惊呆了。

直升飞机是卓童一个朋友父亲的，他们是家族生意，做得很大，公司总部在芝加哥，分公司遍及世界各地。那个朋友的父亲是个简朴的人，所以家里只有两架直升飞机，正巧一架在香港办事，便被借来给卓童女朋友一个惊喜。

但亿亿的表情仿佛是受到了惊吓，她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，一切都那么意外，那么刺激。她本以为阿曼尼已是这次旅行的华彩乐章，想不到那不过是个序曲。

离正式的船长晚宴还有五分钟，在他们预定的豪华套间里，亿亿换上了那件鼠灰色飘纱晚礼服，只略施粉黛，已美得令人炫目。尤其那对黑玛瑙镶钻石的“眼泪滴”形状的耳环，如泣如诉，显示出无尽的丽人魅力。

船长晚宴准时在中央大堂举行，大堂设在七楼中部，面积开阔，富丽堂皇，让人完全不觉得是在一只船上，不仅气派非凡，且平稳如陆地，每一处细节无不精心打造。一时间，这里名士荟萃，美女